



8

《张亚勤:让智慧起舞》

◆出版社: 中信出版社  
◆作者: 刘世英

寻找成长、成功的中国路径和中国智慧



有人说,他是“全世界的财富”。3岁识字,5岁读书,9岁小学毕业,12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,38岁升任微软全球副总裁……本书试图走近张亚勤快慢相谐、动静相宜的世界,走近他“包藏宇宙之机,吞吐天地之志”的心,寻找成长成功的中国路径和中国智慧。

在一件事情上深度聚焦

张亚勤的这块电路板确实有些“惨不忍睹”:线路纵横交叉、杂乱无章,面板凹凸不平,上面的焊接点还大小不均,简直丑死了。尽管老师安慰他“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”,但强烈的挫败感还是令他尴尬无比,都不知道是怎么和老师告别的。

可正是这块当年令张亚勤无比难堪的电路板,如今成了中国科技大学里的一件藏品。

1999年,张亚勤以微软中国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回到中国科技大学,给无线电专业的师弟师妹们作演讲。教授打趣地对台下的学生们说:“我们请张亚勤给大家讲一下,这就是他当年本科毕业设计所做的电路板……”

1983年,张亚勤本科毕业,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中科大学无线电工程专业,之前一直因为只注重学习理论知识而忽视了对动手能力的锻炼。于是,他开始重点加强实践能力的训练,并有意选了一个实践比较多的课题,下狠心一定要突破自己在动手能力上的瓶颈。

当时学校规定,每个学生选的课题都要在两年时间内完成,否则就不予毕业,拿不到硕士学位。在这种情况下,张亚勤偏偏选择了大家都认为他很难在两年完成的课题,在不到20岁的他看来,选课题就是要挑战极限,作研究没有风险就不会有突破。

20多年前,实验需要用的很多材料国内都还没有,张亚勤记得特别清楚,“模数转换芯片”和“稳压源”在合肥根本买不到,只有北京中关村的一些公司能够从国外直接进口,于是他跑到北京等了整整几个月。

做这个课题需要到中国科技大学国家风洞实验室工作。做课题的那段日子,张亚勤几乎天天泡在实验室

里,把实验室里破旧的计算机线路板,各种芯片全部拆掉,认真研究其中的构造。大到每块存储器的用途,小到每根线的走向……

他一件一件反复安装、测试。为了弄清楚计算机的程序语言,张亚勤从最基础的二进制码开始,一遍遍默写计算机的汇编语言,反复画各种脉冲时序表、时序图。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件枯燥无味的工作,张亚勤却不厌其烦。偌大的实验室里,他常常一个人坐在一堆电子零部件中间,拆拆装装,反复研究。

由于张亚勤的目的纯粹是要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,因此什么难做什么,实践中的问题一个都不放过。翻资料,找老师。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很快在一件事情上深度聚焦,这是作技术研究所需要的。那时候就连吃饭、睡觉的时候,他满脑子都是那些散落的电脑零件。

就这样一鼓作气,在爆发式的集中突击后,张亚勤相当于重新制作了一台计算机所需的硬件,然后又做了一套操作系统协调软件,对计算机构造的熟悉程度有了质的飞跃。他说:“那次自我训练一方面为我的课题打下了基础,另外一方面,我知道我可以克服自己的短处。有了这个准备,进了风洞实验室的工作就相对顺畅多了。前几年我去了一趟风洞实验室,发现他们用的设备还是我那个时候造的。”

大学时,张亚勤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:在图书馆、在寝室里看书,或者刚刚从操场上踢完球回来,就会有年龄大的同学走过来,捅捅他,塞给他一个封好的信封,还带着一脸不好意思的神情说:“哎,亚勤,帮我把这封信送到××系的×××那里吧,改天我陪你下棋!”说完后,这个同学就会表情极不自然地借故匆匆离开,留下一脸茫然的张亚勤。

因为年龄小,“大同学”们都愿意找张亚勤做“地下红娘”,而他从来都“不辱使命”,及时将信送到指定的女孩子的手中,唯一的一次意外是,他把东西带“没”了。



14

《长大不容易》

◆出版社: 长江文艺出版社  
◆作者: 卢勤

『知心姐姐』30年两代人的家庭教育思想精髓



本书是“知心姐姐”卢勤30年来两代人的家庭教育思想精髓。针对当今家庭教育面临的各种新问题,卢勤提出全新的“成长有规律”教育理念。书中以数百个生动、鲜活的家教实例,帮助家长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,以孩子为本,培养出有责任心、有爱心、自立自主的孩子。

培养同情心从养小动物开始

动物天生是儿童的挚友,小孩对动物的喜爱似乎是与生俱来的。

记得我儿子4岁那年,我带儿子出去买菜,在菜市场门口看到有人卖小雏鸡。

小雏鸡金灿灿,毛茸茸的,在阳光下挤成一团,十分可爱。儿子蹲在地上,摸着小鸡毛茸茸的身体,爱不释手。

“妈妈,我很喜欢小鸡,你看它们多冷呀,我想把它抱回家。”儿子望望我,又望望小鸡,满脸的同情和怜悯。

“如果我们把它们带回家,你会照顾它们吗?”我问。

“我想,我会的。”儿子肯定地说。

“我也很喜欢,可它们每天要吃要喝,还会拉臭屎,妈妈爸爸上班都很忙,可没时间照顾它们。”我做出为难的样子。我想让儿子不仅玩小鸡,而且要学会照顾小鸡。

“我有时间照顾它们。”儿子恳切的眼光让我掏钱,买了一只小鸡。

儿子每天按时给小鸡喂食,喂水,换垫在下面的纸,十分认真。我有空的时候,会和他一起观察、照顾小鸡。

一年后,小鸡长大了。一次,我们全家要去东北奶奶家过年,小鸡没人照顾了怎么办?

“干脆今天把鸡杀了吃吧!”一大早,我和儿子的爸爸在卧室悄悄商量。

没想到这话让儿子听见了,他冲进屋,大声说:“不许你们杀小鸡!它是我的朋友!”我们只好作罢。

出门时,只见儿子抱起小鸡,迅速从五楼往下跑,跑到家门口,把小鸡放在地上,急切地对小鸡喊:“小鸡,小鸡快跑呀,快跑呀,跑到没人吃你的家里去吧!”

见儿子天真无邪的样子,我心里很不是滋味,我想,在他幼小的心灵中,我和他爸一定是个可憎的刽子手。

打那以后,儿子年年都会养小动物。记得他刚上中学时的一天晚上,他放学回来抱回一只刚出生的小白狗:“妈,它是一个孤儿,很可怜。”儿子动情地说,“它妈生下4只小狗就去世了,我们怕它们冻死,4个同学每人抱回一只,养活了它们再送人,行不?”

我从不养狗,可听儿子谈得可怜

兮兮的,只好同意养几天:“你自己养,我可没空。”

“行!”儿子把小狗抱到楼下他的卧室。

有一天,儿子有事外出,求我帮他喂两天,我一进他的卧室,一个白滚滚的小肉球滚到我脚下,把我吓了一大跳,再仔细一看,就是那只小狗。我这才明白,难怪近日冰箱里的牛奶和肉消得那么快,原来都让儿子喂小狗了。

儿子当了爸爸才告诉我:小狗狗的妈妈没死,只是它生的孩子太多,养不起,才送他和同学每人1只。怕我不让养,才杜撰了这个“悲剧”。我连呼“上当!”其实,我早知道,只是没戳穿。因为,我珍惜的是他对小动物的怜悯与善良的感情,我看重的是他养小动物过程中所培养的耐心和细心。我想,如果我大包大揽帮他养,他也就没有这样的收获了。

养小动物必须自己亲自养,才能达到激发孩子的爱心及对社会的责任心,陶冶孩子感情的目的。父母的责任是教会孩子怎样喂养,如何注意安全。

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心地善良、富有感情的人,就鼓励他在童年时去养小动物,画小动物,爱小动物,这样他不仅对同胞怀有感情,就是对鸟兽之类也富于怜悯心,最终成为一个能够得到别人尊敬和喜爱的人。

有个网友问我:“我儿子现在2周岁10个月,我发现他越来越小气、自私,新买的玩具,特别不愿意让别人动。还有吃的,要是拿了他的,就哭,认为给他买的,就是他自己的了,任何人不能动,不能吃。甚至我和老公跟他要都不给。这种情况,我该怎么办?”

通过“新浪微博”我告诉她:孩子在这个时候有这个特点,特别自我。你可以给他做这样的游戏:拿一些矿泉水瓶子,中间剪一个口,头上贴上一个动物的头像,然后挂在栏杆上,告诉儿子,它们都是你的孩子,每天要把你最喜欢的小豆豆分给他们吃,不吃他们会饿死的,让他感受到分享和照顾小动物的快乐。

3 《癌症日记》

◆作者: 于娟



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

主办: 山东文学 齐鲁晚报 网易

3月18日 “熬”这个字再确切不过

钟善人是个保养很好六十开外的男人,慈眉善目,颈有观音腕有佛珠,大背头,发际很高,有秃顶之势。恰逢国庆,李忽悠回常州去吃外甥的喜悦,钟善人代他熬药煎芋艿。

钟善人是个学佛的人,我们很喜欢他,毕竟我们不再吃发黄的芋艿、不新鲜的葡萄。他还带着我妈和刘妈妈择时上香凌晨四点起来爬山路去拜菩萨,真正的好心善人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宁可相信他不知情,宁可相信他也是被骗的,宁可相信他从没有骗人话语。

我也宁可相信陈病友没有骗我们。毕竟她是我曾经的病友。我和刘姐姐都在渡一条河寒冷刺骨,水流湍急,她是蹚过这条河的前人,我们在几近没顶的刺骨河水里恳请已经在河对岸的她伸手拉一把,哪怕不拉,给指引条明路也是好的。我不想、不敢、不肯把她想成搜刮完河水

里挣扎的我们身上最后的东西,然后一掌按住我们的头,把我们打入河底水底。她不是这样的人,这个世间,不能、不会、不应该有这样的人心。

我也宁可相信杨神医,相信他的确有着三十多年专研的秘方,相信他的中药,犹如能让我在最初几天不再疼痛的止痛妙方一样,可以治愈我的癌症。他也是面容慈祥的人,我宁可相信他对癌症良方的秘而不宣却如他所说迫不得已,因为关系几千个治疗癌症为生的医疗工作者的饭碗。

虽然我最终知道了那是个骗局,但是我内心深处,更多希望他们始终怀着善愿帮我们治病,只是偶尔失手才不能达到最终所愿。无非,这个偶尔失手的概率太高,我知道的接受治疗的人,五人死四,和我一起朝夕接受治疗的人,三人死二。现在写这个文字的人,是仅存的那一

个。

时间一点点熬过去,中国文字真是博大精深,“熬”这个字再确切不过。因为那段日子不堪回首,切我不能回头看,更没有能力写成文字。

熬过了第一个月,杨神医认为我们病情特殊,仍不许开禁吃葡萄和芋艿之外的东西。刘姐姐还好,开始仍能满院子追满院子撵鸭子的土豆。然而土豆一走,我全线坍塌卧床不起。我也开始咳嗽吐白泡泡。我们相信了这是神奇中药的特殊反应,撑过去就好了,我们都没有意识到,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死亡。

就在这时,杨神医、陈病友和李忽悠的治疗队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,因为我们马上要交第二期的治疗费了。陈病友开始告诉刘妈妈,杨神医的方子我都偷学下来了,当年我治病的时候除了他的药我吃很多东西的,所以

未必可信,你们不如找我看病更好。钟善人开始给我们账号让我们汇款给他或者陈病友。

无论向谁交钱,无巧不成书,病了半年我们当时的确已经弹尽粮绝,光头向志军大哥借了钱,但是银行卡丢了在补办,我妈妈下山去山东凑钱,刘妈妈也回常州拿钱。两位妈妈互通电话,刘妈妈说咱别忙交钱了,杨神医说如果不在山上治病,他只收1.5万一个月。

不知道是否这个原因,还是已经身体实在支撑不下去,刘姐姐下山回常州。我也没下山,但是志军大哥外出办事,没有他的车,我这副病骨头下不了山。

光头赶着上好交大的课,星夜赶往常州和杨神医碰面,因为他觉得我这样日夜吐白沫肠胃疼痛不是个事儿,问来问去没有眉目,只有先上山。等他到的时候,我已经不行了。

原本我就不能吃其他东西,

到后来,我根本喝水都在往外吐。我已经不能做任何的活动。平躺脉搏125左右,动一动,脉搏150。这个数字是平时跑完800米气喘吁吁的心跳,但是我维持这样的心跳,日以继夜两个多月,人肉做的心脏就是个机器马达,这个数字也是惊人的。其次,我不能喘息,正常人喘气,一分钟19下,我一分钟39下,还觉得没有氧气。呼吸方面,我就是一条在岸上的鱼。力气,就不去说了,我当时只能慢慢移动,爬下床,坐在痰盂上大小便。这不是问题,问题是我没有力气擦屁股。光头帮我擦完屁股,抱托着我上半个身子趴在床上,然后提裤子。然后,再抱托着,让我回到床上,他随时要问我心脏是否难受,喘气能不能喘得过来。

他那时,最多的一句话是“我现在就求老天让你活着,求求老天让你活着让我这样擦五十年屁股。”